

天下經典系列①

Tomorrow, Capitalism

by Henri Lepage

自由經濟的 魅力

明日資本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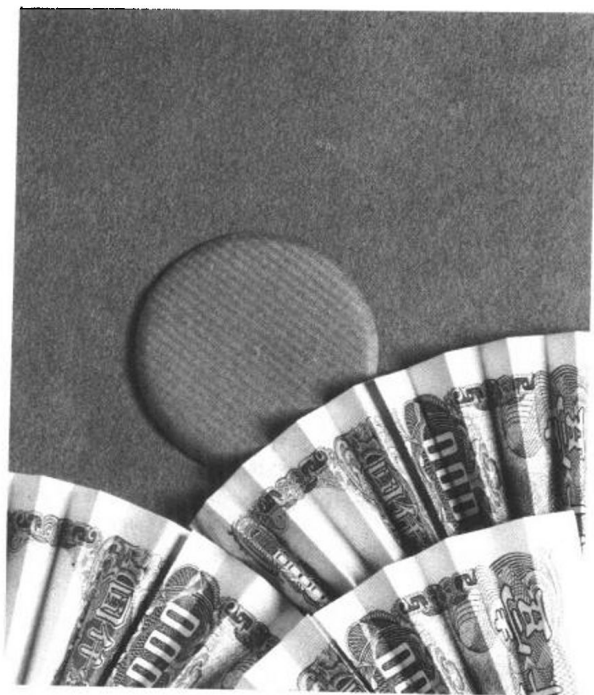


夏道平、馬凱、林全、吳惠林 譯

天下經典系列①

自由經濟的魅力

—明日資本主義



李甫基 著

夏道平、馬凱、林全、吳惠林 譯

天下 經典系列①

自由經濟的魅力——明日資本主義

作者 / 李甫基

譯者 / 夏道平、馬凱、林全、吳惠林

編輯 / 薛美珍、曾陽晴

執行編輯 / 胡芳芳

美術編輯 / 李錦鳳

校對 / 吳宗銘

發行人 / 王力行

法律顧問 / 陳長文律師

發行所 / 經濟與生活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10428松江路87號四樓

電話 / (02) 5078627

直接郵撥帳號 / 0534888-5號

印刷廠 / 沈氏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製版廠 / 立全彩色製版公司

裝訂廠 / 弘展裝訂廠

登記證 / 局版台業字第2517號

總經銷 / 黎光實業有限公司

本書獲得法國 HACHETTE 出版公司授權，

獨家出版發行全球中文版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著作完成日期 / 1988年2月1日

出版日期 / 1988年8月1日第一版

精裝定價 / 400元、平裝定價 / 320元

原著書名 / **DEMAN LE CAPITALISME**
by Hernri Lepage

© HACHETTE 1978

本書譯自1982年英文版 Tomorrow, Capitalism

原著發行日期 / 1978年第一版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 Ltd.

Copyright © 1988 by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 Ltd.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作者簡介

李甬基 (Henri Lepage)

一九四一年生於法國巴黎近郊
曾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與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研讀經濟學
旋即返回法國，從事新聞工作，並成為一位出色的記者
現任企業研究院(Institute de l'entreprise) 副研究員、經濟研究協會副總裁
著有「明日自由主義」(Demain le libéralisme)與
「工人自治與資本主義」(Autogestion et capitalisme)等書
文章散見學術性期刊及大眾化雜誌

譯者簡介

夏道平

湖北省大冶縣人，民國前五年生
國立武漢大學經濟學系畢業
曾任政治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教授
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多年來曾在許多著名報章刊物發表政治、經濟評論

馬 凱

山西省陽曲縣人，民國三十三年生
美國愛荷華大學經濟學博士
曾任東海大學經濟系及清華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現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時事評論散見各大報章雜誌

林 全

江蘇省淮安縣人，民國四十年生
輔仁大學經濟系畢業，政治大學財政研究所碩士
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職財政部、輔仁大學經濟系兼任副教授
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政治大學兼任副教授
時事評論散見各大報章雜誌

吳惠林

台灣省台南縣人，民國三十八年生
台灣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研究
曾任經建會專員，淡江大學兼任副教授
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輔仁大學兼任副教授
著有「台灣工資結構與經濟發展之關係」等專書專論三十多種
時事評論散見各大報章雜誌

譯者序

——對資本主義的再肯定

夏道平、馬 凱
林 全、吳惠林

「自由經濟的魅力——明日資本主義」這本書，僅就它的書名來看，就已顯出它的挑戰性和振奮力。

明天，資本主義還有明天嗎？這會使社會主義者和一些傾向社會主義的所謂「自由份子」大吃一驚。因為他們深信資本主義必定死亡，他們也認為資本主義應該消滅。現在，居然有這樣的一本書，並且至少已有了三種文字的版本出現（原書是法文寫的，這本中文譯本是譯自英文譯本）。這本書對他們而言，確是嚴重的挑戰。

另一方面，今天一般的知識份子也有許多人是對現實的政經問題感到焦慮而無可奈何。他們已看到社會主義試行的結果與他們的理想境界完全相反，同時又看到資本主義社會或所謂混合經濟也是紕漏百出。於是他們覺得左也不對，右也為難，該怎麼辦？現在，有了這本書，他們應可感到莫大的興奮。

「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是馬克斯創造出來，用以概括工業革命初期一切叫人厭惡的現象，作為攻擊的總目標。從此以後，「資本主義」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成為剝削制度的代名詞，一般人不懂得經濟學，也不熟悉經濟史，遇到訴諸於感官情緒的反資本主義的宣傳，他們就毫無批判地一概接受。但是正確的講，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秩序。這種經濟秩序，是以私有財產權為基礎；生產與分配則由市場運作，透過價格體系來決定；政府的經濟功能，只限於提供

某些必要的法制架構，使市場能自由順暢地運作而不加干擾。所以我們也把資本主義叫做市場經濟。

講到這裏，就涉及一個最重要的認識：市場經濟不是什麼偉大人物的精心設計，它是從芸芸衆生個別行爲的互動中慢慢自然形成的；高明的社會哲學家只是發明它，瞭解它的優越性，並進而發展出一套自由經濟的理論體系。

發現市場經濟並予以闡釋的那些具有社會哲學基礎的經濟學家，他們的理論各有獨特的着眼點。就其中最主要的幾個人物來講，有的是在人性論中討論財產權問題的，如休姆（Hume）；有的是就分工和交換來分析私利與公益的關係，如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有的是把我們的經濟行爲納入人的行爲通論中來處理，如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有的是特別強調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利弊，並鄭重指出社會現象中「人的現象結果，但非人的設計結果」之可貴，如海耶克（F. A. Hayek）。所有這些理論，都在告訴我們：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社會制度中最好的。社會制度是人類生活的一種手段，所以我們這裡所說的「最好」，是就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係而言的。

爲自由經濟理論提供確證

每個活生生的人都是行爲人。就行爲學（praxeology）的定義而言，行爲是有目的的行動。各人的行爲目的，都是要解脫現狀下的不滿足感，或是享有比現狀更大的滿足，市場經濟是最能達成這個目的的手段。所以我們說它是最好的。但是，實際上生活在所謂市場經濟的人們所看到的社會現象，叫人厭惡或苦惱的，卻是愈來愈多。這該怎麼解釋呢？這不是市場經濟的結果，而是市場運作受到許多違反經濟法則的干擾使然。

古典的自由經濟學家在申論違反經濟法則的干擾時，一向是不用實證的。他們認為：本着人所具有的先驗之知，遵循邏輯推理所得到的結論，用不着實證來證明（米塞斯特別強調這一點）。可是，這種說法畢竟非一般人所能接受。一般人只會相信感官所可接觸到的東西，他們並不習慣複雜的邏輯推論。所以他們無法理解市場經濟本身與現實中不好的現象無必然的關係。現在，本書中這一羣新經濟學家，用實證法從各方面證明了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並找出一些確切數據來證實政府干涉市場所招致的惡果，同時也揭發了許多歷史事實中久被誤解、誤導之處。這些新經濟學家的重大貢獻，不在於社會哲學這個層次——他們所信奉的社會哲學都是前人所奠下的基礎，可是他們的貢獻在於：為前輩的自由經濟理論提供紮實、更具說服力的確證。這樣一來，那久被污蔑的資本主義或可還它清白之身而再受世人重視。因此我們希望：由於這本書帶給人的啓迪，我們會有更好的明天，更好的資本主義的明天。

資本主義如何才能有更好的明天呢？觀念，是最有力量的。所以我們首先要澄清大眾的錯誤觀念，然後才能認清資本主義是怎麼一回事。這本書，在這方面可說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一般人錯誤或混淆的觀念，有些是受扭曲的事實所誤導，有些是由於自己缺乏推理的能力。本書中這羣新經濟學家，個人的貢獻如下：有的是找出真憑實據，推翻了歷來許多誤導，亦即洗淨許多文史作品中，對於資本主義主觀的和偏見的醜惡形象。

有的是探究出：財產權的建立和不斷改進，是經濟成長的根源，也是解決當代公害問題的關鍵，這裏正關係著我們社會現在所提倡的經濟制度化問題。

有的是用個人主義方法論這一利器，把公共政策方面一些堂皇神聖的謊言，毫不保留地一一戳穿。在這部分，更顯示出所謂市場

失靈(market failure)，事實上是在替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背黑鍋。

有的是從人力資本理論這個基礎，發展出一套幾乎無所不包的經濟行爲模式。雖然這在經濟學界引起的爭論較多；但也正因如此，啓發性也較大。

這羣新經濟學家，幾乎無一不與芝加哥大學有或多或少的關係。本書作者把芝大的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作爲本書最後一章的主題人物，這是個頗有意義的安排。

走出死胡同的經濟學

對於這本書的一些內容，我們四位譯者的見解不盡相同，這裏用不着提出，但從大體上講，我們都認同這羣新經濟學家所走的方向：把經濟學從狹窄的死胡同中帶出來，放在把人當人的社會哲學的基礎上來講述，從而對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再肯定。至於新經濟學家中無政府主義者的主張和說辭，我們也一致認爲陳義過高，最多只能當作藝術品來欣賞。

最後，關於本書的譯例我們得說明：前面已提到，我們這個譯本是從英文譯本〔譯者奧吉非（Sheilaeh C. Ogilvie）〕重譯的。在英譯本中多次出現「liberal」和「libertarian」這兩個字。如不嚴格區分，這兩個字都可譯爲「自由主義者」，但容易混淆了它們各別的指稱。事實上，「libertarian」一字，是海耶克創用的。海耶克鑒於現代人，尤其是現代美國人，濫用liberal這個字來指稱世俗所謂的開明或進步人士，他們把福利、和平等看作自由的前提條件，因而主張大有爲的政府，這恰好與傳統的自由主義者相反。傳統的自由主義者是把自由的擴張看作是促進福利與平等最有效的途徑，因而主張有限的政府以保障自由。liberal這個字既已用來指稱前者，於

是海耶克乃創造libertarian 這個字以指稱後者。本書英譯本用這兩個不同的字，也是爲了區別。我們在這本中譯本裏面，把liberal譯作自由主義者或自由份子，把libertarian譯作自繇主義者。本來「由」、「繇」二字，其形不同，其義可通。我們不過是利用它們來指稱兩種不同的人士，以免讀者混淆。再者，本書第一章（新經濟學家）最後一節所謂的自繇主義者（the libertarians），都是與新左派（the New Left）的激進哲學相接近的人士，其中有密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兒子大衛·傅利曼（David Friedman），他激進的程度，甚至到了認爲他的父親還不夠格稱爲自繇主義者。這一類人士在一九七〇年組成的黨，也命名爲Libertarian Party。我們按照譯例，雖也譯作自繇黨，但這裏的libertarian一字又與海耶克創用這個字的原義相去甚遠了。在此，謹先對讀者特別說明。

英譯本序言

貝凱能

一九七六年的秋天，有一位法國的年輕記者李甫基（Henri Lepage），到布萊斯堡鎮（Blacksburg）我的辦公室拜訪。這位滿臉鬍鬚的青年，談吐間洋溢着熱情，確實很感動人。可是，當時卻想不到五年後的今天，我會為他的一本名著「自由經濟的魅力—明日資本主義」（Tomorrow, Capitalism）的英譯本寫序。「自由經濟的魅力」裏面所寫的，是李甫基在美國拜訪了幾個研究中心以後的一些心得。設在布萊斯堡的公共選擇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udy of Public Choice），只是他訪問過的幾個研究單位中的一個。在他的旅程中，李甫基一定是在有限的時間內，把所接觸到的許多不同觀念，全部記錄下來。所以他能夠將一九六〇年代與一九七〇年代出現於美國的幾個相關的研究發展，整合起來，寫出有聲有色的精采報導。這些研究發展，他統名之為「新經濟學」（new economics）。

這本書討論到的一些發展包括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與家計單位的生產（household production）理論、財產權的經濟理論（the economic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新的經濟史、法律與經濟學的關係、公共選擇理論（the theory of public choice）、無政府資本主義的自繇主義（anarcho-capitalist libertarianism），以及傅利曼的重貨幣論（monetarism）。李甫基的著作是

在說明這些現代經濟學流派的理論發展，彼此如何相關聯，更重要的是，這些發展為什麼可以替自由市場經濟在認知上提供有力的支持。

引起極大迴響

這本書在歐洲激起了很大的迴響，吸引了很多的讀者。可是我們這些在書裏提到的人，反而不知道自己的一些論著，會在歐洲法語區和其他地區引起如此廣大的重視。經由李甫基的文字，我們這些人已成為新經濟學裏面的人物；而且，我們當中有許多人也因此被邀請到歐洲演講和參加巡迴會議。

本書已在歐洲受到相當的歡迎，現在又有了英文譯本，讓英語地區的讀者，也知道近年來美國人對經濟學的一些貢獻，這都得歸功於李甫基，而這本書又確有英譯的必要。就這個事實來講，又不得不間接地歸功於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經濟記者的知識水準——這是美國的經濟記者所不及的。我們美國的經濟學家很難想像，美國的經濟記者也會寫出這樣的一本書。這本書，一方面顯示出作者對經濟理論的深切瞭解，另一方面，也顯示出這個經濟理論具有現代政治哲學的含義。至於美國的記者，我擔心他們會在理論的叢林中迷失方向，同時又擺脫不了已往的經濟學教育所灌注的觀點，頑固地抱持着一些陳腔濫調，而不去探究在哲學層面上有沒有內在的矛盾。不幸地，美國人的一些經濟論著是兩極化的：不是低級的新聞報導，就是艱澀的學術論文。我們的記者大都缺乏一些必要的正確觀念，而我們的學人大都缺乏文字表達的技巧。現在我們很高興遇到李甫基這樣的一位經濟記者，既具備冷靜精深的經濟學知識與合乎邏輯的政治哲學知識，又具有普及這些知識的能力。

當然，我並不是說李甫基在這本書中，對所有的讀者提供了他

們所要的一切東西，他自己也不會這樣說。經濟學家對這本書將會處處表示驚訝或懷疑，即使我們這些接受了李甫基許多論點的人，在有些論點和創意上，以及他自己所認定的某些主題的重要性上，也難以同意。至於非經濟學家的讀者，將會覺得書中的分析有些地方讀起來很吃力，但是，我卻認為，這些地方是受益匪淺且有回饋的。當他們讀完全書以後，將會更懂得為什麼資本主義比其他的政治經濟制度要來得好；而且，他們也會覺得，美國學術圈的象牙塔裏至少還有些東西是不錯的。

在這裏我沒有必要摘述李甫基的論點。接下來我要說的是，為什麼這本書在法國如此暢銷，為什麼美國急需像這樣的著作，以及指出李甫基論證上的基本限制。

提供認知的基礎

我已講過，李甫基不僅把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寫得很流暢，讓外行的讀者也容易懂，而且，還把這些發展與條理一貫的政治哲學聯繫起來；此一哲學，對於社會制度的全部結構，提供了認知的基礎。如果沒有這樣的哲學根基，即令是最精緻的所謂「經濟科學」(economic science) 的技術貢獻，也沒有什麼意義。

令人難過的是，從美國最好的經濟研究所和企管研究所畢業的男女青年，雖然受過高級訓練，而且靈巧能幹，他們大都把自己看作是技術專家。儘管他們聰明，但是並不瞭解他們自己身處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組織原理」(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作為學院中一門學科的現代經濟學，幾乎完全沒有負起它的教導任務角色——這個任務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經濟學家都會同意我的看法。在現代經濟學家的著作中，或經濟學研究所的討論中，除少數例外，竟沒有表現出一點意識型態上會令人興奮的精神。我們是在培育下

一代，但是我們所培育出來的下一代，卻是麻木不仁的一代。

我們現在的經濟學家，在專門的學術刊物上寫作或對談，只是學術圈內的事，很少或根本完全沒有向社會大眾表達出什麼。對於經濟政策的實際問題，在平日都是由一些非經濟學家來提供論據，對於這個事實，我們難道不覺得驚訝嗎？居然，我們的納稅人還在繼續支持「經濟教育」，還在支持「經濟研究」，我們是不是更覺得驚訝？

這個時候，我們急需要一本好書，把經濟學紮紮實實地安置在一個哲學的基礎上，為讀者提供一幅完整畫面，綜合差異的議論，使經濟理論與我們人生發生適切的關聯。合乎這些標準的著作少之又少，真所謂屈指可數：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九四四)，傅利曼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九六二)，傅利曼夫婦合著的「自由抉擇」(Free to Choose,一九八〇)，西蒙(William Simon)的「尋求真理的時代」(A Time for Truth,一九七八)，以及麥肯茲(Richard McKenzie)的「一定要自由」(Bound to Be Free,一九八二)。現在，我必須把李甫基的「自由經濟的魅力」也列入。這些著作提供給讀者一些新知，他們早已厭煩於記者筆下的陳腐經濟學和老學究所鑽研的奧秘經濟學(其實也是陳腐的)。

古典的政治經濟時代與我們這個時代，是個強烈的對照。古典經濟學家都是社會改革家；他們敏銳地感覺到自己的觀念對於個人幸福以及「國家財富」(wealth of nations)所能作的貢獻。他們也把這些觀念所引發的內在力量傳達給社會大眾和民意代表。

在美國，凱因斯學派總體經濟學所引發的振奮精神，已隨其經濟政策的一連串失敗而消失。更廣泛地講，社會主義的精神，即令沒有完全死亡，也久已喪失振奮人心的力量。現代經濟學，大都沒

有焦點、目標。

但是，古典經濟學的遺產，甚至到了現代，還留在我們的心中。而且，在某一意義下，李甫基所討論的新經濟學，也可解釋為古典精神的再生。新經濟學是在提供一個基礎，站在這個基礎上，可以啓動一番新鮮而振奮人心的對談，以討論自由社會的結構問題。

受「自由邏輯」激勵的人

在本書的分析中，將經濟和政治的互動，具體呈現在法律和制度的結構中，這種作法，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年代以及我們這個時代，幾乎已經完全不受重視了。李甫基描述這些法律與制度出現的過程，我認為有他的限制；很明顯地，李甫基曾受到某些理論家的影響。那些理論家，只想以經濟因素來解釋為什麼會出現有效率的機構。這樣的解釋，對於西方社會結構的「改革」與「進步」，有很重要的意義。可是，這些政治經濟學家信賴，緩慢的社會文化演進過程，可以引發制度的變動；而且自信這樣的變動，通常比快速變動會更有效率——這樣的經濟學家，面對無所不在的社會困局，是傾向於沉默的。直率地講，他們的政策建議就是：「什麼都不做」。李甫基在本書最後一章，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保守主義者或自繇主義者的政治運動，應該提出怎樣的長期經濟政策？」他明確地答覆：「無為」（None）。這樣的答覆，如果受到曲解，的確是很不幸的。

有人真的認為：經由平常的政治策略，有計劃地做些事情，以促成明顯的制度改變，大概是弊多於利的。有這種觀念的話，放任政策當然是很受歡迎的。可是，改革與進步，就必須改變平常政治策略的一些基本規律。現代政府的活動範圍，實在大得過份，我們必須訂定新的限制，或定出新的界限。要改革，就有必要把侵入人民生活的政治勢力驅逐出去。但是，如果指望這樣的改革會從天上

掉下來，而且，用不著那些懂得自由社會組織原理的人的支持和推動，我認為這是個傻想。

李甫基的「無為」主張，只有在平常的政治背景下，才是適當的。我們不要受惑於「無為」的勸告以致把它推銷到那些關懷政治、不斷評估政治運作基本規律的人士身上。「無為」意味現存的一些規律不再受到挑戰。可是，在現存規律（至少有些方面）很難忍受的情況下，我認為這樣的勸告是不能接受的。

就像我講過的，演化論的樂觀主義者，對於我所關心的事情，很容易流於沈默。但是，我又不相信李甫基會如此矛盾，這點我有自信也很欣慰。用薄蘭義（Michael Polanyi）的妙語來形容，李甫基是受到「自由的邏輯」（the logic of liberty）所激勵的人。當李甫基說到，他擁護「不用計劃」（no program）的運動時，他的真正用意並不是如此。

半個世紀以前，西蒙斯（Henry Simons）講過：以「實證計劃代替自由放任」（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 faire）。西蒙斯這個理念，李甫基是完全接受的。實證計劃是要我們改變某些基本的制度，以便各個人得以「自由選擇」他所願意選擇的任何結果。實證計劃所攻擊的目標，是那些限制個人自由的制度。

我們要緊緊記住一個事實：如果一個計劃的目標，是在撤除限制個人自由的制度性障礙，則這種計劃和當初建立那些障礙的計劃，是同樣具有革命性的，甚至更具革命性。

一九八二年一月

於維吉尼亞州（Virginia）布萊斯堡鎮公共選擇研究中心

目 錄

譯者序——對資本主義的再肯定	夏道平、馬 凱 林 全、吳惠林	I
英譯本序言	貝凱能	VI
緒 論		1
第一章 新經濟學家		
科學和意識型態的革命		6
第二章 重看歷史		
自繇派史學家及新經濟史		35
第三章 財產的起源		
經濟學與制度史		56
第四章 經濟成長的泉源		
資本主義與法律經濟學		74
第五章 政府為什麼擴張		
公共選擇理論		97
第六章 探討福利國家的真象		
政府干預的成本		129

